

晒太阳：

跨越 20 年的艺术行动

——中国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文献（1986-2006）

郭海平 黄 药 编著

An art activity traversing twenty years

——Literature on the art activity entitled “Basking”

in Nanjing of China (1986-2006)

BASK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晒太阳：跨越20年的艺术行动：中国南京“晒太阳”
艺术活动文献：1986~2006 / 郭海平，黄药编著. —南
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344-2659-9

I. 晒... II. ①郭...②黄... III. 文娱活动—史料
—南京市—1986~2006 IV. G249.27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0203 号

出品人	顾华明
责任编辑	李 黎
装帧设计	武 迪
英文翻译	凌箐箐
责任校对	赵 菁
审 读	郭廉夫
责任监印	贲 炜

书 名	晒太阳：跨越20年的艺术行动——中国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文献（1986~2006）
编 著	郭海平 黄 药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659-9
定 价	8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晒太阳：跨越 20 年的艺术行动

——中国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文献（1986—2006）

BASKING

An art activity traversing twenty years

——Literature on the art activity entitled “Basking” in Nanjing of China (1986 — 2006)

郭海平 黄 药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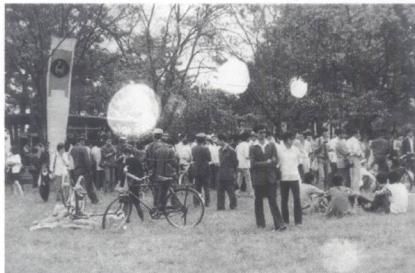
在“晒太阳”中获得超越的力量

郭海平 黄 药

自1986年举办第一次“晒太阳”艺术活动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个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各种艺术流派和价值观的更迭与挑战。二十年前，我们信奉的是各式各样的“思想”和“主义”，今天，我们却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都统统抛在了脑后。此时此刻，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出谁是谁非的评判，也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信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或“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知所措的现象，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既不能肯定过去的信仰，同时，我们也无法接受眼前忘掉信仰的现实。

对比1986年和2002年的“晒太阳”，在时间上看，这是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艺术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十年社会动乱”刚刚结束之后不久，在这个时期，大家虽然精神亢奋，但却不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大家只好渴求在层出不穷的“知识”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和“流派”也应运而生，也许是一切来得过于突然，以至于让我们这些正在发育成长的年轻人感到了一种无所适从。

也就在大家都为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主义”忙得找不到头绪的时刻，“晒太阳”却让我们获得了一次超越的体验。在没有界限，也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开放状态下，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可以在太阳下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和身姿，正如当我们回过头去追忆“晒太阳”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便会发现那是一次没有“理论”、没有“纲领”，更没有任何“主义”的艺术行动，唯一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来的只有当年印在《“晒太阳”通知》中的那句“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每一个人都是主人”。现在重新认识这十几个字，自然便会让我联想到博依斯的那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名言，但在二十年以前，中国人似乎还并不知道有博依斯的存在。其实，这种观念上的不谋而合，只是自然意志对人的生命的一种特殊关怀。当我们身陷



1987年“晒太阳”展览现场
Exhibition of “Basking in the Sun”, 1987



在纷乱的社会现实中不能自拔的时候，这种“关怀”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面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晒太阳”当成是自然意志在中国青年艺术家群体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特殊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1986、1987年的“晒太阳”，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艺术家群体在超越了一般文化和艺术经验之后，对自由进行的一次有意无意的追求。也就是在那一天，大家忘却了一切文化的纷争和隔阂，也就在那一时刻，艺术家们都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

2002年，就在我们跨越到新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已完全取代了对各种“思想”和“主义”的信奉，这是一种从二十年前的极度精神化向极度物质化的彻底转向，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几个当年参与“晒太阳”的艺术家朋友一旦重新提起“晒太阳”的时刻，大家便立刻兴奋激动了起来。其实，在1986年“晒太阳”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晒太阳”被大家提起已难以计数，但为什么会在2002年这一时刻得到大家积极的回应，其实，这并不是偶然。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南京就是一个充满浓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城市，而2002年的“晒太阳”得到南京艺术家的集体响应，也正是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理想主义”即将从我们中间消逝，或者说，此时此刻的“晒太阳”，同样也是自然意志对于我们这些不知所措的人的再一次关怀和眷顾，以至于当《走进南京的“晒太阳”》作者任协华先生问郭海平怎么评价2002年的“晒太阳”时候，郭的回答是：“这既是一次理想主义的绝唱，同时也是南京艺术家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一次送行。”

对于过去的那个“理想主义”，我们都曾不断地做过反省，现在看来那个时期信奉的“理想主义”更像是一种幻觉，由于不断受到这种“理想主义”的熏陶，致使我们经常处于迷乱的癫狂状态，与“文革”时期那种被动的癫狂不同，“文革”之后的癫狂具有极度压抑后的宣泄性质，在这种“癫狂”中，大家都饥不择食，以至于官方将这种“放纵”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那个特殊时期，由于多种力量的不可调和，最终便在1989年演绎出了一场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悲剧。1989年之后，绝大多数信奉理想主义的人开始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理想”，一部分人开始“下海”经商，一部分人开始“玩世不恭”，还有极少数的一些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那份“理想”，在做最后的挣扎。

进入到21世纪后，往日的理想主义已完全走到了绝路，取而代之的便是对金钱的追逐和对其他出路的寻找。而“晒太阳”在二十年前的先后出现，与我们感到了一种“无助”是密切相关的，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中，正是“晒太阳”给予了我们启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启示，而完全是一种自然意志的一次觉悟和觉醒，在这种意志的促进下，我们的生命潜

能获得全部的调动。

2007年年初，郭海平遇到刚刚从美国纽约返回到南京的黄药。黄药没有经历2002年的“晒太阳”，在他的记忆中，“晒太阳”就只有1986和1987年两届，所以，当我们重新谈起“晒太阳”时，我们只能围绕着二十年前的往事进行回忆和交流。说到黄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俩在二十年前找来半块南京明城墙的城砖一起在上面雕刻“晒太阳”印章的情景，那时，我们没有钱印刷海报，只能自己动手，先是雕刻好30×30公分大的“晒太阳”印章，然后，再用大红色的颜料将“晒太阳”三个大字一幅幅地印在对开的铅画纸上，这就是我们在当年制作“晒太阳”海报的过程。在久别了二十年之后又重新返回到“晒太阳”队伍中来的时候，黄药便一再提出要为“晒太阳”做一点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商量出版一本集中反映“晒太阳”历史的文献资料。对此，黄药说这次一定要出版中英文对照的双语版，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晒太阳’成为更多人的‘晒太阳’。”之后，他又提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将‘晒太阳’移到中国的北京、美国的纽约和法国的巴黎！”

收集“晒太阳”的资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首先，这些资料都散落在很多艺术家手上，而且因为时间久远，很多资料都很难收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最后还是在艺术家张江山、王轶琼、刘绍隽、于小雨、杨志麟、曹恺那里找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刘绍隽又向我们推荐了作家任协华先生来南京对当年参与“晒太阳”的艺术家进行采访，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最终为我们完成了五万字的《走进南京的“晒太阳”》。除此之外，我们也收集了许多与“晒太阳”艺术活动有关的媒体报道，在这些文章中，有肯定，有否定，也有质疑，当然也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不过，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这些事实，并让这些很难统一的事实自己去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

我们期望《晒太阳：跨越20年的艺术行动》只是一本展现“晒太阳”历史的文献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透过这些历史事实去认识中国先锋艺术发展的一部分曲折历程。纵观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这二十年历史，“晒太阳”艺术活动不论在活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观念或精神指向上，其独特性都是非常鲜明的，对此，我们不知道，“晒太阳”是否还会继续，以及还会以怎样的姿态继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不论我们的社会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晒太阳”作为一段无比幸福美好的记忆必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结。

2008-01-15

目录

003 序言 在“晒太阳”中获得超越的力量 / 郭海平 黄 药

Preface Basking in the sun: Divine light of natural will/ Guo Haiping Huang Yao

第一章 走进南京的“晒太阳”艺术活动

Chapter One Stepping into the art activity of “Basking in the sun” in Nanjing

010 青春时代的肖像

The portrait of the youthful era

020 在细雨之中

Amidst the drizzles

026 为了“晒太阳”的聚会

For the gathering of “Basking in the sun”

029 太阳升起的盛景

The spectacular scene of sunrise

054 21 世纪的“晒太阳”活动

The activity of “Basking in the su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第二章 “晒太阳”艺术活动与公共媒体

Chapter Two “Basking in the sun” and public media

094 “晒太阳”艺术交流活动 / 《江苏画刊》1987 年第 2 期

“Basking in the sun” art exchange activities “Jiangsu Art Monthly”, the second issue in 1987

095 “晒太阳”——走向 87 / 《中国美术报》1986 年第 46 期

“Basking in the sun” — to 87 “Fine Arts Newspaper of China”, 1986

097 太阳光下的画展——“晒太阳” / 《绘画新潮》张蔷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 年）

Art exhibition under the sunlight—Basking in the sun “New tide of painting”, Zhang Qia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8

100 太阳把行为晒成艺术 / 《现代快报》

“The sun basking action into art reproached” / Modern Express

103 过激行为艺术遭斥 / 《金陵晚报》

Radical behavioral art receives contro versy/Jinling Evening Newspaper

106 全中国的艺术青年们，行动起来，“晒太阳”！ / 《东方视觉》

All art youths in China, Basking in the sun with our action / Oriental Vision

111 是读者“弱智”还是艺术家“出格” / 《南京晨报》

Are readers “mentally retarded” or artists “out of the track”? / Nanjing Morning Newspaper

112 在南京，为了艺术而艺术 / 美国《时代周刊》

Art for the sake of art in Nanjing / Times, USA

114 阳光·派对——记 2002 “晒太阳”艺术活动 / 《江苏画刊》

Sunlight party — On the art activity of “Basking in the sun” in 2002 / Jiangsu Art Monthly

- 119 阳光照着艺术的两面 / 《东方文化周刊》2002 年
“Weekly of Oriental Culture”, 2002
- 129 行为艺术南京“作怪” / 《江南时报》
Behavioral art “doing mischief” in Nanjing / Jiangnan Times
- 132 南京“当代艺术界”今天集体“晒太阳” / 《扬子晚报》
“The circle of contemporary art” in Nanjing basking in the sun collectively / Yangzi Evening Newspaper
- 134 200 行为艺术家昨天“闹”小岛 / 《服务导报》
200 behavioral artists kicking up a row yesterday on the small islet / Service Guide Newspaper
- 136 桂花，你带不带哥们玩？ / 《中青在线》
Severe warning: Party in the open air, vanguard art and others / Chinese Youth on Line
- 146 批评指正晒过太阳的先锋艺术家 / 《北京青年报》
“Contemporary art” (with the article absent temporarily)
- 148 “火烧雷锋”是艺术？ / 《南京晨报》
Is “Burning Lei Feng” art? / Nanjing Morning Newspaper
- 152 200 名前卫艺术家阴天“晒太阳” / 《服务导报》
200 vanguard artists “Basking in the sun” in a cloudy day / Service Guide Newspaper
- 155 一个不应该想得太多的一天 / 《钟山》杂志
A day about which we should not think too much / Zhongshan Magazine
- 161 又开始“晒太阳”了 / 《新闻周刊》
Basking in the sun again “News Week of China” (with the article absent temporarily)
- 165 艺术家与媒体对话 / 《2002 “晒太阳”》
A talk between artists and media “Diary on ‘Basking in the sun’” (2002)

第三章 南京当代艺术家谈话录

Chapter Three Contemporary artists in Nanjing talking about art and culture.

茅小浪 Mao Xiaolang 172 管策 Guan Ce 176 黄药 Huang Yao 180 丁方 Ding Fang 184
毛焰 Mao Yan 187 刘绍隽 Liu Shaojuan 191 汤国 Tang Guo 195 赵勤 Zhao Qin 199
杨志麟 Yang Zhilin 203 郭海平 Guo Haiping 207

- 211 附录 1: 2002 · 南京 · “晒太阳” · 露天艺术派对策划方案
The plan for “Basking in the sun” in 2002
- 212 附录 2: 2002 年参加“晒太阳”艺术家方案
The plan by artists attending “Basking in the sun” in 2002
- 217 附录 3: 我们的阳光情结 / 郭海平 赵勤 于小雨 孙为民
Our Sunlight feelings / Guo Haiping Zhao Qin Yu Xiaoyu Sun Weimin

- 220 后记
Backword



2005 年，南京艺术家在圣划艺术中心表演自己创作的歌舞喜剧《东方红》
 Artists in Nanjing were performing musical comedy *Oriental Red* created by themselves in Shenghua Art Center

走进南京的“晒太阳”艺术活动

Chapter One Stepping into the art activity of "Basking in the sun" in Nanjing



1987年参加“晒太阳”的艺术家
Artists who participated in "Basking in the Sun", 1987

青春时代的肖像

1986年，“晒太阳”艺术活动第一次在南京举办。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通过这一开放、朴素和健康的艺术行动，确定了他们的艺术理想和表达这种理想的方式。早在1986年之前，这些参加“晒太阳”的艺术家们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艺术之旅，当1986年他们最终以“晒太阳”作为活动名称时，意味着他们毫无例外地为他们自身的追求确定下基本的形象：健康、朴素、平等和开放。与此同时，也确立下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化浪潮中的位置、角色、姿态和气息。“80年代”也通过他们，通过“晒太阳”这样的艺术活动，得以增添了一份只有在新生命出生时才能领略到的精神升华与难以抑制的激情。

1986年6月的一个普通的夜晚，南京艺术学院油画专业一年级学生于小雨，和往常一样来到在南京塑料印刷厂当美工的郭海平家中，和郭海平一起探讨艺术、理想和人生，并且又一次谈到了希望在南京做一些艺术活动的话题。对充满激情的青年而言，南京总让他们感到



背景建筑为郭海平当年的住所——北京里1号/1991年摄
No.1 Beijing Li as the background, where Guo Haiping once lived, taken in 1991

沉闷和压抑，他们的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长期得不到释放，这种渴望释放的情绪在一天天地加深，也一天天地在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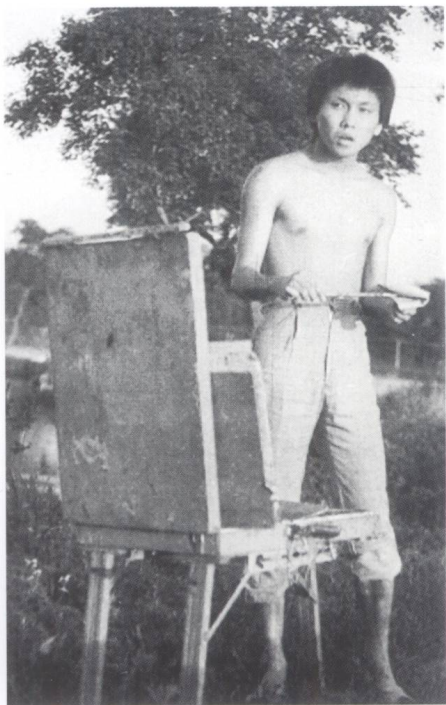
随着交谈的逐步深入，在做什么样的活动和在什么地方做的问题上，两人浮想联翩。也许是觉得两个人的思维不够开阔，郭海平又骑着自行车叫来了中学同班同学、好友张江山，一起来的还有在南京林业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的张小莘。在南京林业大学从事电教摄像工作的张江山，当时被学校派遣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那次碰巧在南京。正是这种来自不同方向与地域的信息的碰撞，才使得他们关于做一次艺术活动的话题得以继续下去，并且在交谈中逐渐明晰起来。

大家首先一致认为，应该策划一个在露天进行的全开放的展览交流活动。当于小雨提出“晒太阳”三个字时，大家都称赞叫好。接着，他们四个人开始商讨“晒太阳”的具体活动方案，同时也确定了将活动地点定在南京玄武湖公园。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放得更广一些，看一看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留给我们的印象不会随着



于小雨在画室接受采访
Interview of Yu Xiaoyu in his studio



二十年前的于小雨
Yu Xiaoyu 20 years ago

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相反，在经过时间的洗涤和反复的言说之后，会更加清晰、生动和充满着精神张力。无论是从社会的层面，还是从心灵的层面，或者日常生活的层面，80年代所具有的意义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同时也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次主动地向世界敞开大门的第一个十年。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最具有震撼力的，是人们对文化、知识如饥似渴的寻求和吸收。同时，80年代也具有它的历史阶段上的矛盾性质，那就是一方面急切地吸收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仍然受到各种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强力束缚。当我们回顾80年代时，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心，除了振奋之外，还有叛逆和难以克制的宣泄需求，而正是这种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构成了80年代的独特景象，发生在各个层面的“断裂”正在开始，社会的分化也从那时初显端倪。

“晒太阳”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的。“晒太阳”是独特的，因为它最初的状态除了振奋，还有叛逆和难以克制的宣泄需求。但这并



(左起) 张江山、黎鸣、孙为民，摄于上世纪80年代 (from the left) Portraits of Zhang Jiangshan, Li Ming, Sun Weimin in the 1980s

不必然构成它的独特。它的独特，以及它之所以能有长久的未来，则是因为其中情绪化的、对抗性的和有所指向的元素被逐渐剥离，逐渐回归艺术或者说生活本身。“晒太阳”最初的出发点就是生活本身，“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犹如一次朋友聚会，而非多么明确地指向艺术史，因此，“晒太阳”的独特之处在于历经三十年之后，它依然可以有所皈依，扎根于艺术家所强调的生活之中。

“晒太阳”活动的第一次展览地点在玄武湖公园，这一事实会让后来者感到困惑，也会让人有探其究竟的冲动。通过郭海平、于小雨、张江山、刘绍隽、黄药、潘登、谷金龙、郭盛佳、柏森等一大批最早参展艺术家的描述，我们会逐渐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无奈和果敢。说无奈，是因为当时的美术机构虽然已经非常之开放，但是在面对带有强烈实验性的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展览时，还是不会敞开方便之门。何况当时艺术家们异常激动，恨不得第二天就举办展览，把事情做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和美术场馆等机构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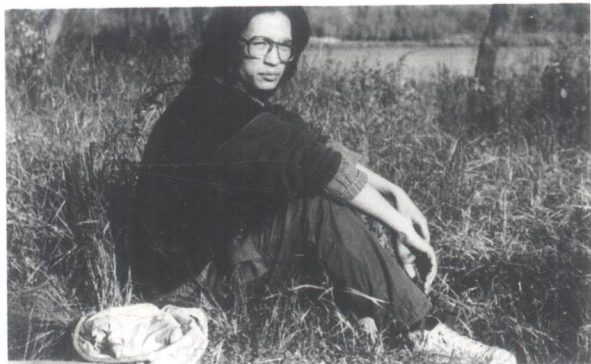
说果敢，是因为艺术家们本能地意识到这次展览非同一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院式的美术作品的陈列，而是一个大型的、开放的艺术展示，其中必然出现大体量的、超前的作品甚至行为，而且必然要和环境、人群等外界因素发生关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空间。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玄武湖公园，这个对南京人而言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由于这份果敢，使得“晒太阳”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户外当代艺术展览之一，



(左起) 于小雨、郭海平、龚程、黎鸣
(from the left) Portraits of Yu Xiaoyu, Guo Haiping, Gong Cheng, Li Ming



张江山 Portraits of Zhang Jiangshan



刘绍隽 Portraits of Liu Shaojuan



丁方 Portraits of Ding Fang



1986年、1987年“晒太阳”现场
The scene of “Basking in the Sun” in 1986 and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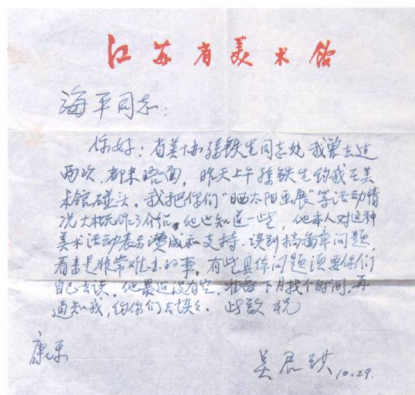
南京艺术家畅谈“晒太阳”场景（2007）
Nanjing Artists talking freely about “Basking in the Sun”（2007）

并且不受任何资历与门派限制，使艺术展示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这一理念和操作在今天显得尤其珍贵，甚至隐约包含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思忖。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三十年，“晒太阳”这一重要范例被重新梳理与认知，正当其时。

玄武湖公园与“晒太阳”艺术活动的关系，和郭海平当时的家同80年代南京当代艺术团体之间的关系一样，是那个时代形象化的缩影，空间与场地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功能，而是和艺术、青春以及那个时代达成一致，成为一种能够直接感受到的象征。今天，它是难以想象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

8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更是一个彼此敞开心怀渴望建立共识、崇尚交流和谈话的时代，同时，所有的公共空间都充满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小心翼翼，甚至，公共空间这个概念当时还是一大空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郭海平的家像这个国家无数年轻人的家一样，突然之间担负起另外一种功能：类似于现在的私人俱乐部或者文化沙龙的功能，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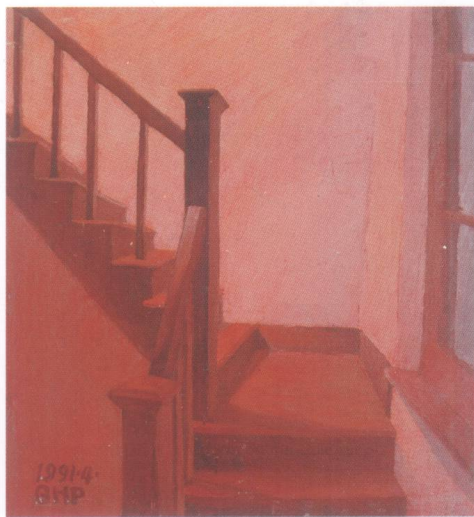
郭海平家是向那些参加“晒太阳”艺术活动的青年朋友们开放的，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聚会地点。对“晒太阳”艺术活动而言，这个家就



1986年吴君琦先生谈“晒太阳”的信件
The letter of "Basking in the Sun" from Mr Wu Junqi, 1986



今天南京大学的操场
The playground today of Nanjing University



北京里1号楼梯 / 油画 / 1991年 / 郭海平
The steps of No.1 Beijing Li/oil painting/1991/Guo Haiping